

榴花灼灼浅夏来

□钟芳



采蜜

□汤青/摄

窗外的石榴花开了。一树树红艳的花朵闪烁在繁密的绿叶间,含苞的玛瑙般晶莹耀眼,绽放的火焰般燃烧炽热,美艳之中洋溢着生命的热情与活力,给人以喜庆,也预示着一个火热季节的来临。

“微雨过,小荷翻,榴花开欲燃”。每年农历五月,是石榴花开最艳的时候,浓浓的醉醉的绿叶之中燃起一片片火红,灿若烟霞,绚烂至极,五月因此也俗称榴月。家乡石榴树

的花期是最长的,整个夏日花开不断,此起彼伏,摇曳着婀娜的身影,引来成群的蝴蝶和蜜蜂在翩翩起舞。花后枝头又红果累累,宛如一盏盏点燃的灯笼,挨挨挤挤,压弯了树枝的腰,美不胜收。渐渐地果实成熟了,剥开厚厚的外皮,密

集的红色果肉晶莹剔透,取一把入口抿之,甜滋滋、酸溜溜的味儿让人大快朵颐。

因为石榴花艳红如火,寓意事业兴旺发达,红红火火的气象;而累累果实,又象征着多子多福,子孙满堂,家族兴旺昌盛,所以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,引得无数文人骚客吟诗作词,沉醉于这一片灿烂之中。“乘槎使者海西来,移得珊瑚汉苑栽;只待绿荫芳树合,蕊珠如火一时开”。元马祖常的石榴诗句。道出了石榴的古乡,也描绘出石榴花开的美丽。潘岳《安石榴赋》:“遥而望之,焕若隋珠耀重渊;详而察之,灼若列宿出云间。千房同膜,千子如一,御饥疗渴,解醒止醉。”杜牧有诗云:“似火山榴映小山,繁中能薄艳中闲。一朵佳人玉钗上,只疑却翠云鬟。”陆龟蒙也赞之:

“榴花初染火般红,果实涂丹映碧空。自古人人夸子贵,如今徒惹恨无穷。”杨万里同样对其深表心仪:“若果经薄剪薰风,已自花明蒂自同。不肯染时轻着色,却将密绿护深红。”曹植更是把石榴花开比喻成美丽的少女:“石榴植前庭,繁叶摇缥青。丹华灼烈烈,璀璨有荣光。”可爱极了。

人醉石榴花,人见人都爱。可以想象,那一抹抹娇艳无比,美得炫目的石榴红,燃烧在窈窕女子的漂亮裙裳上,不知会点燃了多少缱绻柔情,灼了多少世人眼眸。据说杨贵妃特别喜欢石榴,为此,唐明皇在华清宫种了不少石榴供她观赏。唐明皇爱看杨贵妃酒后的醉态,常把贵妃灌醉以观赏她那妩媚之态。因石榴又是可以醒酒的,故在观赏之后,唐明皇常剥石榴喂杨

贵妃。杨贵妃醒后身着绣满石榴花的彩裙袅袅走来,使得繁花飞落,惹得众臣纷纷下跪施礼。“拜倒在石榴裙下”从此流传开来。“红裙妒杀石榴花”,由于石榴裙受到历代女子的喜爱,于是久而久之,“石榴裙”便成美女的代名词。红得火辣辣的石榴花,也真易让人联想到男子对美丽女子的热烈追求和迷恋呢。初夏时节,年轻女子最美的身影,莫过于穿一条飘逸的石榴长裙,在满树石榴花下,露出像石榴花一样灿烂的笑靥呢。

“小树枝头一点红,嫣然六月杂荷风;攒青叶里珊瑚朵,疑是移银全碧丛。”在这个奇妙的夏日里,无论是星星点点,还是密聚成片,石榴花依旧红火地开着,为我们绽放着自己馨香的生命,为我们酝酿着一个温情的梦。

我曾长时间泡在网上,只为寻着一张图片,符合我心底深处的一个场景:那是我小时候,六七岁年纪。冬天的夜,寒冷而漫长。里屋,煤油灯下,床边一张高方桌,我坐在床头写作业。母亲也坐在床上,就在我身边,肩上披着棉衣,腿上盖着被子,被子上放着针线筐。筐里面碎布、剪刀、顶针、手针等针线工具一应俱全。

母亲看着我写作业,自己也没闲着,忙着缝衣服,或者纳鞋底。

我做完作业,顺势往下一缩,就滑进温暖的被窝。然后转过身来抱着母亲,并透过她的衣服缝隙看她。灯光下母亲那样慈祥,专注于手中的针线,衣服也有节奏地晃动。她回过身给我掖被角,看到我正在看她。她微笑,说:“睡吧。”

每一个冬夜,我都这样温暖地睡去。若童年有满足感,这便是印象最深刻的一种。

记忆中的场景也有变化。有时母亲在里屋的空地上支起一张简易的纺车,吱呀吱呀地纺线。有时坐在隔壁房间里的织布机上,哐当哐当地织布。

童年的时光,就这样慢悠悠地流逝。

母亲总是不停地忙着她的事。下大雪的时候,她会在房间里摆开桌子纳锅拍(北方常用的、一种手工制成的锅盖)。高粱莛

子一根根排上去,分两层垂直交叉,用针线纳在一起,两层莛子就相互支撑起一个坚固的平面。两层纳满,有了雏形,用长针在最中央固定一根莛子,就像钟表盘上的指针,以这根莛子为半径转一圈,用快刀环切一周,锅拍就被切成一个正圆。锅拍就做好了。

小时候家里烧柴的地锅,用的都是这种锅拍。高粱莛子吸收了蒸汽会变重,盖在大锅上很严实。蒸出来的馒头吸附了莛子的气息,有一股高粱秆的清香。平时包好的饺子,切好的面条,也会放在这种锅盖上晾着。用处多得很。

切下来满地乱滚的高粱莛子长短不齐,这些下脚料,除了当柴烧似乎并无用处。母亲会把它们捡起来,用针线穿在一起。长长的一串,犹如黄色的鞭炮。这是童年时代孩子们的一种玩具。那时候我就时常提着它,在厚厚的雪地里奔跑、欢跳……

记忆中的场景发生在30多年前。如此算来,母亲当时也就30多岁,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。如今我的孩子也已经长到五六岁,我不知道,在孩子的记忆中,是否也留有类似温暖的记忆?

我希望他会有。这种人生最初的温暖,会永存在心底深处。它如一盏温暖的灯,光线虽微弱,却可以驱走生命中的黑暗和寒冷,一路照着你前行。

一老门楼廊道里,一对老年夫妻每天在那儿打烧饼,慢条斯理,不言不语。大爷坐在案前拆面,做剂,制烧饼,粘芝麻;大娘站在炉旁插火,贴炉,烤烧饼,卖烧饼。许多常客、回头客还有慕名而来的顾客,让这偏僻的烧饼摊名声随香味一起远播,二十年一直在。

渐渐,深爱上了巷里飘香的小摊小店,不管酷暑严冬,它们都守在那里,滋养着众多百姓的肠胃,更挑逗着无数吃货的味蕾。比如那些在油锅里“滋滋”翻滚的油条、炸糕、鸡柳、丸子,比如那些味道纯正的卤煮店,麻辣烫、糕点房、榨油坊、石磨豆腐铺、红烧馅饼馆,比如曾见证我在这座小城打拼成长的面馆、包子铺、煎饼摊、凉皮摊……城里乡下、本地外地各色人等,一时聚在巷里,或就餐或打包,片刻又四散而去,饱暖地走向不同的生活,奔赴相似的理想。

巷里谁家做着什么好吃的,香味儿断不会像住在楼里那样顺着油烟管道直上楼顶,而是会飘进小院、墙头,飘到街头巷尾、街坊邻居那里。若彼此关系处得好,或许会招来“蹭吃客”推门而入,喊道:“老张,你们在做腊肉吗?我得尝一块儿!”说不定还要留下大块吃肉,大口喝酒。好几次,我闻到有蒸枣糕、煮粽子、卤凉肉的香味儿,真萌生了前去造访买一些的冲动,想来真挺好笑。

走着走着,有时会有理发店洗发水的香味儿飘来,剪了漂亮发型的帅哥美女一撩刘海,打身边走过;有时会闻到点燃蒿草火绳的烟草味儿,那是巷口打扑克的人们在驱散捣乱的蚊虫。诱人的酒香、醋香穿透了数条小巷,想必附近有散装酒醋出售;松木香、杨木香、樟木香伴着刺耳的电锯声传来,循声循香而去,该会发现有木工在劳作。甚至连房外、院里、墙头的花草蔬菜施了肥,我都感觉是“香”的,因为很快便会有生命茁壮滋长,香得很。

“无事可静坐,闲情且读书。”若不急着赶路,我会闪进巷里的小书吧,在暖暖的阳光或柔柔的灯光下,歇歇脚。这是一隅静地中的静地,慢悠悠的轻音乐,调慢了步调与心率。选一本好书,拣一个空位,坐下,展读;伴一杯清茶,或一杯咖啡,或一杯白开水,静品。此刻与我一起的,应该都是爱读书、爱生活的寻常人,在此静心静读,浸润一身书香,日子也定会过得平心静气、活色生香。

委实,我是有小巷情结的,总感觉走在树荫之下、花草之中、屋舍之间,周遭有熟悉的、陌生的百姓在生活,接着地气,也不孤单,很踏实,很安全。再有那不期而遇的花香、果香、饮品香、饭菜香悠悠飘来,甚至闻着走街串巷卖糖瓜的、卖烤红薯的、卖糖葫芦的、爆爆米花儿的撒下一巷熟悉久违的香味儿,一时激活儿时的味觉记忆,那“健步之旅”便成了“寻香之旅”,令平凡的小城生活多了几分美好与雅趣。

巷里寻香,已融入我的日常。不论工作生活触动我多少情绪,只要拐进小巷走走看看,嗅一嗅那弥漫的四时自然之香、平民烟火之香,心便随着街巷的延展一点点平静、放空,重又轻步迈入车来人往的熙熙攘攘之中。



春色满园

□汤青/摄

古色之美

□王生生

古色,古雅的意趣、色调。山吹是一种古色,纯正的黄。有些诗经的味道,楚辞的味道,明清小品的味道,其实都不是。

这么奇怪,用这样一个词,来表述、定义一种色彩。此间的称谓,显然是雅的,雅得脱俗,雅得不能亵渎,甚至说出这两个字时,要口气清新,不得半点浑浊。这份雅致,与众不同。

风,吹着吹着,就黄了,而且是一片金黄。这种黄是成熟,它让人想到一串枇杷,或者一块麦地。

本来,一件瓷器,亲切、温婉、生动的黄,纯净得没有一丝杂质。曾想,我若有一只清代山吹色云龙纹盘,平日里会挑一些与它可搭配之色,比如,在盘中摆放清新欲滴,水意莹莹,艳红的草莓或樱桃,黄与红的搭配,是这么绝配,让人看一眼,就觉得赏心悦目,心情也会不知不觉跟着快慰许多。

就这样,口中念着“山吹”,还是无缘无故想起那串枇杷,挂在老城人家的小院围墙,它已经熟透,被鸟啄,一只只金黄,或者说是一个个山吹色。风一吹,更黄了……又想到那块麦地,北方山梁上的某块成熟麦地,麦子成熟了,天地静寂,一片金黄。

日本人把棣棠花叫作“山吹”,平安时代的女子常用其作为发饰。《万叶集》中有不少写山吹的俳句,最有名的是江户时代松尾芭蕉的那句,“山吹凋零,悄悄地没有声息,飞舞着,泷之音”。

棣棠花枝叶翠绿,金花满株,长在水畔、坡边、林下

和假山旁。清少纳言《枕草子》里写过一个与“山吹”有关的故事:原本在宫中随侍定子皇后的清少,一度有人散布对她不利的谣言,为避开是非,她离开皇后,退回乡里居住。有一天收到宫中来信,说是定子皇后的亲笔,打开一看,发现里面仅有一片棣棠花的花瓣,并附一句诗,“不言说,但相思。”这出自《古今六贴》中一首古歌的后半句,感动了清少,于是回信写了古歌的前半句,“心是地下逝水在翻滚”,不久她又回到皇后身边。

山吹是沉稳的颜色,有金黄的粒子。

山吹色是一只大橙子。一团颜色,浓缩成一只水果。橙皮的橙,加一点黄,就变成山吹色;橙汁也是,与山吹色相似,却是淡了一点。

一只刚剥壳的小雏鸭,毛茸茸鲜艳的黄,恰巧是山吹色。一团一团在地面四处乱滚,并且小嘴里不停地发出啾啾之声,乡村显得静谧而安详。

萱草花是山吹色。萱草花在皖南山中,我看到它一丛从长在山坡上,在路边几个小孩子插在白玻璃酒瓶中摆卖,我当时不知道它是萱草,回来查资料后,才知道它的名字,还有那给人视觉慰藉的纯粹山吹色。

金丝桃的花色也是山吹色。小区花圃的矮灌木里间植着金丝桃,五月开艳丽的黄花,艳黄艳黄的,黄得周正,还有一丝淡香。那样的黄,是让人怦然心动的。

风,吹过山岗,吹过南坡,就舒朗了,天地舒朗,草木舒朗,心情舒朗。这种舒朗的背面,是一片华贵温婉好看的黄。

色,是有感染力的颜色,花色明艳,花粉播送,充满活泼生气,在苏醒的大地上铺一地金黄。

丝瓜花漫爬于疏篱,有着地道的山吹色。一朵丝瓜花,意味着有一根长丝瓜。丝瓜受地球的引力,越拉越长,那根丝瓜的顶端,依然有一朵花,虽然它已枯萎,那份金黄,华丽的山吹色也就悄然收场。

山吹,这样的色调,古风盎然。深秋,当银杏树叶一片金黄时,也可以说,满树满枝是浑然一体,美妙天成的澄清山吹色。

多好啊,物品或植物上的一种颜色,用一个带有古典意味的词来描述。这个词是个老词,带有铜绿,但它用起来,却雅。

记得那年深秋在徽州古村看漫山秋色。站在石阶上,看山坡下,一棵粗大的银杏树,如蝶的黄金树叶,静静纷落。那些铺天盖地、随风纷落的叶子,就落在树下粉墙黛瓦马头墙的老房子上,形成树与房子,互相衬托,相互掩映的一片金黄的扑朔迷离。山坳里,黄叶纷落中的朴素门窗,成了古村里的童话小屋。这时候,这样的金黄颜色,用“山吹”这个词,就契合,熨帖了。

雅,是一种让人喜欢的情调。山吹色有着与生俱来的让人不忍触摸的纯美色泽,雅的情调。表达一份金黄,也表达着对凡间植物的一份挚爱。

风,吹过山岗,吹过南坡,就舒朗了,天地舒朗,草木舒朗,心情舒朗。这种舒朗的背面,是一片华贵温婉好看的黄。

巷里香

□张金刚

□汤青/摄

每座城,或多或少都有老城区留存。那一道道折折弯弯、曲径通幽的街巷,似匍匐大地的条条藤蔓,迂回绵延中,结出诸多院落、房舍,更结出数代寻常百姓。它们在高楼大厦边缘、车水马龙尽头静默着,历经岁月风雨,感知四时变幻,体味人间冷暖。

我常在居住的小城巷里行走,巷之宽窄、长短,巷之新老、兴衰,皆在我一步一步地丈量中留在心底。这些街巷,构成一座迷宫,挡墙赫然的死胡同与豁然开朗的巷道口,连带那些巷里人家、花草树木,藏了无数引人入胜的谜;又似沧桑的老人,佝偻蜷缩在高大成功的儿女之下,窃窃低语,瑟瑟发抖,生怕哪天被时代涂上大大的“拆”字。

但有人在此生活一天,街巷就是鲜活的、有声有色的、热气腾腾的,有丝丝缕缕的香味儿在弥漫。这香味儿,有着浓浓的市井气息,飘忽了几十年或上百年,甚至更加沁人心脾,搅动了无数人的乡愁与情愫。

巷道的槐树、合欢、泡桐树,房侧的梨树、白杨、香椿树,庭院的杏树、桃李、核桃树,都在春风春雨滋润下,一改冷峻孤傲的脾性,奉出娇嫩的花叶以增强辨识度,大副存身招摇起来。这不,从春末到夏初,各种树木分着梯队地开花,吐蕊,轮番飘香,就连嫩叶也透着脂香,每条胡同都馥郁芬芳,清香四溢,及至落英纷飞,铺成花径,那已是早有青果挂满枝头。

渐渐,深爱上了巷里飘香的小摊小店,不管酷暑严冬,它们都守在那里,滋养着众多百姓的肠胃,更挑逗着无数吃货的味蕾。比如那些在油锅里“滋滋”翻滚的油条、炸糕、鸡柳、丸子,比如那些味道纯正的卤煮店,麻辣烫、糕点房、榨油坊、石磨豆腐铺、红烧馅饼馆,比如曾见证我在这座小城打拼成长的面馆、包子铺、煎饼摊、凉皮摊……城里乡下、本地外地各色人等,一时聚在巷里,或就餐或打包,片刻又四散而去,饱暖地走向不同的生活,奔赴相似的理想。

巷里谁家做着什么好吃的,香味儿断不会像住在楼里那样顺着油烟管道直上楼顶,而是会飘进小院、墙头,飘到街头巷尾、街坊邻居那里。若彼此关系处得好,或许会招来“蹭吃客”推门而入,喊道:“老张,你们在做腊肉吗?我得尝一块儿!”说不定还要留下大块吃肉,大口喝酒。好几次,我闻到有蒸枣糕、煮粽子、卤凉肉的香味儿,真萌生了前去造访买一些的冲动,想来真挺好笑。

走着走着,有时会有理发店洗发水的香味儿飘来,剪了漂亮发型的帅哥美女一撩刘海,打身边走过;有时会闻到点燃蒿草火绳的烟草味儿,那是巷口打扑克的人们在驱散捣乱的蚊虫。诱人的酒香、醋香穿透了数条小巷,想必附近有散装酒醋出售;松木香、杨木香、樟木香伴着刺耳的电锯声传来,循声循香而去,该会发现有木工在劳作。甚至连房外、院里、墙头的花草蔬菜施了肥,我都感觉是“香”的,因为很快便会有生命茁壮滋长,香得很。

有院,最宜养花。我是爬山时偶然一瞥,邂逅山脚那方美丽庭院的。走到小巷尽头,“旺旺”的犬吠引来“咣当”的开门声,老两口儿笑容满面地迎出来,与檐下的红色百日草、开出的粉色夹竹桃相映成趣。进院,真是花的世界。大朵大朵的绣球、挨挨挤挤的吊兰、香香艳艳的月季,开花的、不开花的,叫得上名字的、叫不上名字的,栽在花盆瓦罐中的、长在水桶藤篮中的,花花绿绿地植了满院。他们热情地介绍着,说每天都有好几拨赏花人。临走,大娘揪了一株韭菜兰送我,现已在我家窗台滋了满盆,开了几茬。

小街小巷,多为老街老巷,自然有些老店面仍隐在巷里。虽不时闹市那般红火,可“好酒不怕巷子深”,那朴素安分的平民气质、那些正宗地道的传统手艺,让我格外中意,常特地拐入巷里,前去光顾。有家手工馒头店,有儿时乡下妈妈的味道。中午傍晚两个时段,顾客络绎不绝,远远就能闻到馒头香。有时男人,在点头哈腰,客客气气;有时女人,在边读杂志,边做生意。喷香腾腾的馒头、花卷、糖包从热腾腾的笼屉里取出,拎至家家户户的餐桌。从他们始终不变的招牌式笑容中,我读到了满满的自足与幸福。